

商海弄潮

赴一场与白鹭的幽会

刘峰(湖北)

每年初夏，我会走向郊野，去赴一场与白鹭的幽会。

进入夏天，郊野的绿秧田，又出现了白鹭的身影。胭脂色的晨曦下，或橘黄色的夕照里，一只只白鹭栖在溪畔树林，远远望去，宛如一团团雪。总有一两只白鹭，立在高高的树梢放哨，随着柔韧的枝条起伏，如踩跷跷板似的，气定神闲中带有几分机敏。

此刻，一只只白鹭在我眼中，是典型的小家碧玉，纤巧、玲珑、娇俏，仿佛童话里的白雪公主，好比著名绘画大师林风眠笔下的仕女。起风时，有的白鹭会像孔雀开屏一样，不停地抖动翼羽，仿佛新娘的婚纱被撩起，有一种蚀骨之美。

而我最为着迷的，是绿秧田的白鹭！

“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白鹭忽飞来，点破秧绿绿。”此时节，尖尖的秧苗才插不久，正在返青。白鹭飞来了，点破如针芒般的绿秧田，仿佛栀子花飘落田间，俨如水墨丹青的留白。

三三两两的白鹭，在秧田一边静静踱步，一边静静觅食，宛如小小的白云在秧田飘移，点点白影倒映水田，格外雅洁、恬静、柔美。弯弯曲曲的田埂，给秧田镶上了一道道相框，远远望去，白鹭宛如画中。

此时，我喜欢坐在一旁的青草坡，慢慢欣赏白鹭之美。

白鹭是那么的乖巧，一点也不怕人，它们静静地踱着步子，黑水晶般的眼睛盯向水田，一旦发现目标，“唧咕”一声，将长喙伸入水里，飞快地衔起一枚青螺，或一只小虾，或一

尾小鱼，霎时，水面绽开了一朵褐色的花朵，漾开一圈圈碧螺纹。

有时，由于兴奋，我不禁拍起手掌，惊起白鹭在秧田上空飞翔。

白鹭的飞翔，是那么的轻盈、舒缓、自由，美得超凡脱俗。蓝盈盈的天穹，绿茵茵的田野，白鹭仿佛一只只从《诗经》里飞出的精灵，只见它的颈子弓成“S”形，一双翅膀开开合合，舒展自如，一对纤细腿朝后并拢，笔直而伸，微微上翘，仿佛一对秀美的绕钩，一如飘逸的汉隶。

再瞧倒映在秧田的影子，有一种梦幻般的美，使人想起曹植笔下的洛神。

偶尔，秧田上空飘过一片云，秧田变得青阴阴的，白鹭的羽毛随之染青；偶来一场雨，白鹭栖在淡青色

的雨雾里，变成了一团团朦朦胧胧的白影儿，有一种无言的凄美。当云破天青，一道彩虹挂在秧田上空，到处清光闪闪，白鹭儿又变得分外活跃起来。雨洗后的它，不染纤尘，是那么的雪白，一如雪山般圣洁。

田间有小溪。因刚下过雨，浪花飞雪中，不时有鱼儿跃起。冷不防，一股激流冲击在石上，“唰——”溅起一朵洁白的浪花，惊得白鹭拍翅而起。当它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虚惊，又翩然落下，有一种“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的诗情画意。

白鹭在哪儿，哪儿就是一幅画！最喜欢王维的这一段诗句，“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白鹭，仿佛初夏的韵脚，串起了整个夏天的诗行。

刘禹锡在《白鹭儿》一诗中写道：“白鹭儿，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致，众禽喧呼独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他笔下的白鹭，又是那么的高洁、清雅、飘逸，给人一种禅意。

在这个初夏，与一群白鹭相守，我的心不觉洁净、柔软了几分！

锦里诗苑

三峡暮色(外一首)

邵永义(四川)

山柏花落满小路
谁家的炊烟在黄昏
缭绕成跨江的白云
半坡荔枝红了
树下的女人走过
青涩与饱满的岁月

鹧鸪声中
怀念播种的季节
秧盘堆上船时
杏黄衫儿如帆飞扬
划烧板的小哥哥刚亮嗓子
一只白鹭踮趾而来
在牛背上站成翘首的观众

回家

太阳还未下山
那青翠的官司草就黄了
那抽穗的狗尾巴草就枯了
那穿红布鞋的人就走了

让风来换个酒吧

让夜托个梦吧
让红布鞋踏着露水回来
村口的路牌
已把家摔在了岁月里

等一缕风(外一首)

秋深(四川)

相见恨晚，小城在等一缕风
催开世间各种各样的花朵
红月季，白玫瑰还有丝瓜花
彼此不说话，相忘于露台大的江湖

日子的裂缝在挤一首诗
阳光像一群放飞的鸽子
在我的书房轻轻荡漾

不远处的三两只新蝉，点燃
内心不安分的火焰
催熟母亲粗糙的老茧
在屋顶随意种下的几树无花果

黄玫瑰

窗前的黄玫瑰，一朵两朵
弹着风中的吉他
三朵四朵，翻越隐秘的围墙

蝉鸣品茗昨天的故事
飞象对饮一曲轻唱的老歌
朝露漂洗灰土样的日历
和梦中反复念叨的小名

黄玫瑰，你在拈花记里
收割立秋以来
我们之间隔着的一场雷雨

黄玫瑰，你将一杯浊酒的等待
误读成白发岁月的一条长河

春光(外四首)

路力(甘肃)

一束束和煦的春风
放大了村庄的情绪
神采飞扬地绽放
万花筒一般与宇宙同辉
一群回到家乡的燕子
盘旋在幸福的高棚
桃杏烂漫的村庄
不断扩延山的边缘
桃花吻红了村姑的脸蛋
儿时的粉红色回忆
一直珍藏在春天的记忆里

踏青

一群踏青的鸽子
梦回青春乐园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107期

唤醒时光梦想的孩童
枝头的鸟儿唱起甜甜的歌谣
春光明媚的日子
躲进农家油菜花的喜悦
尽享蜜蜂忙碌的甜蜜
远处的山岗
在白里透红的歌谣中
醉得一塌糊涂

回忆

儿时的春光，被天真的风
捎往记忆的枝头
柳笛吹拂杏花
一阵阵风笑声，白了少年头
我站在时光的码头
岁月的湖水，倒映着我的影子
儿时的杏花已落在两鬓

春风

一股轻盈的舞步
醉在二月青柳的发梢
低垂的羞羞落落
三月大地的小草上
已是桃花白了头
你是端庄的四月天
过往的沧桑已成一道风景
舞步映衬在梨花的脸庞
白里透红的故事
一定有春天的相约

与风行

渴望已久的心愿
炙红了彩虹的脸庞
高远的志向飞向大雁
羽翼渐丰的春意，践行远方的诺言
凤凰涅槃，向北的雄心
在南国情思的红豆中萌芽
掀起一封封褶皱的信笺
读着爱情的誓言
与风行同，春暖花开

墙角

闫相达(辽宁)

影子如被遗忘的诗
静静地缠绕。在时光裂缝里
每一道划痕都是故事
微痕像雨后的青苔，记录着无言
哀愁。残留的气息如断弦

静谧的夜，唤醒沉睡的记忆
角落的我，如同被遗忘的音符
在岁月的琴键上，轻轻敲击唤醒

蹲坐如雕塑，凝视着无尽的黑夜
每一笔都刻下
心中的疼痛与坚韧
是茧，也是翅膀的起点
等待破晓；记忆
如残烛，照亮孤独的路
也在角落里燃烧，虽微弱
却不愿熄灭

或许有一日，我会从这里起飞
带着曾经的疼痛
寻找那片属于自己的黎明

临江仙·眉州新筑

吉向鸿(河南)

眉山山川蕴文华，端麟三苏显声。
两宋进士八百名。
人文第一州，千载诗书城。
新创住宅第四代，户户庭院空中。
高层装扮森林城。
古蜀文明地，榜样立新功。

香喷喷的小米饭

刘艳华(内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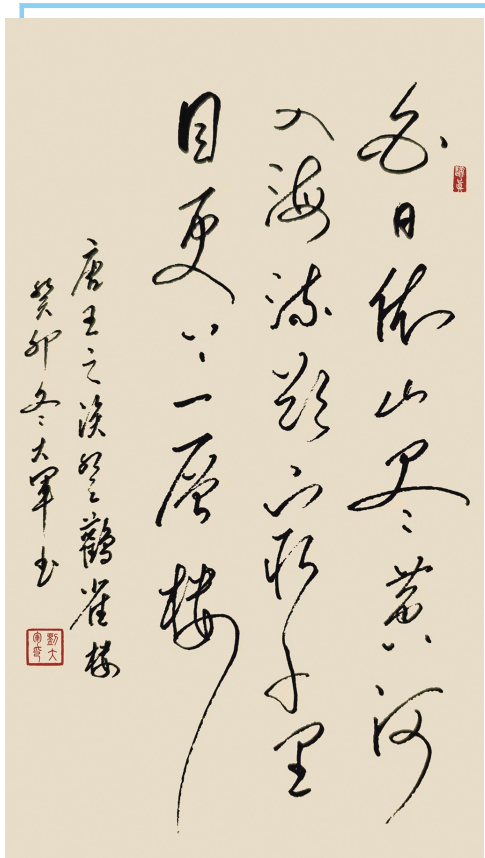
在东北，小米饭不仅是一道美味的食物，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经过时间的烹煮，依然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不仅香在嗅觉里，也飘香在记忆中。

父辈们播种谷子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一个人赶着马拉的犁耙，把垄豁开，后面紧跟着有播种经验的人背着“点葫芦”，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把谷种均匀地散落在垄沟里，用扶子培上一层适中的土，再用马拉的石碾子压一遍才算播种完毕。在空旷的田野里，“点葫芦”有节奏的咣咣声，石碾子滚动的吱扭声，与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曲动听的春播交响乐，回荡在微风轻扬的上空。

一场春雨过后，谷地陆续长出了幼苗，约一寸多高就开始薅谷子了。薅谷子是细致活，也是最累人的活，通常都由女人来做。谷苗和各种杂草同时生长在一起，必须用手把谷苗周围的草拔掉，还要把谷苗留成拐子苗。这个活全是蹲着完成的，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痛。此刻，想到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小米饭，也便舒缓了身心的疲惫。

为了保证谷子的纯度，在谷子快要成熟时，还要拔一遍“谷友子”。待谷子完全成熟后，还要把谷子割下来，打成均匀的捆儿，运回家，放到场院里，再找来三五个邻家人，一起帮忙摘穗碾打新粮，人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收获的喜悦。为了让谷粒尽快变成小米，要在场院的空地上不停地翻晒，谷子晒干以后，送到碾房去碾米。经过这一系列的工序，一袋袋金黄的小米才算碾壳而出。

在我的生命中，小米饭不仅伴了我整个童年，也成为了我难忘的记忆。时至今日，小米饭仍是我的最爱，尤其是母亲用大铁锅做的小米饭，再配上黄瓜、葱、菜叶蘸上大酱，在每一口的品尝中，都能感受到岁月的痕迹，都能吃出一种特别的味道。那一碗碗小米饭，那淡淡的米香、金灿灿的颜色、滑腻的口感，那香甜浓郁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是亲人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至今烙在我的心里，正慢慢地植入骨髓。



刘大军，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中国白溪书画院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新文艺书画家工作委员会特聘书法家。

飘香的野菜

邓明峰(四川)

上周末，在菜市场买菜时发现马齿苋，遂买了一把回家做成凉拌菜，清脆酸爽，又品尝到了以前在老家时的野菜味道。

老家地处川东丘陵地区，野菜的品种很多，每年从春天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野菜生长在田埂边、山坡上，有叫上名的也有叫不上名的，有特别好吃的也有不能吃的。大大小小的各种野菜格外鲜嫩。

小时候，生长在田野上的野菜，经过春雨的浇灌，那酥软的土地里，各种野菜争先恐后钻出泥土，嫩嫩的，绿绿的，在我们眼里就成了春天最美的颜色，遍布着野菜的飘香，也是我们在田野到处挖野菜的季节。

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很多菜篮子，几乎人手一把镰刀。我每天放学回家后就提个篮子，拿把镰刀游走在田间地头，有时候早上都要出去一趟，把一天的野菜备齐。

小时候经常挖野菜，自然也就知道哪个地方长什么野菜，哪

雨敲窗。展卷读画。
画是旧画册。一页一页地翻，在晨间时光。晨间读画别有一番情趣，雨是新雨，滴滴敲窗响，茶是明前茶，茶香氤氲氤氲，一室书香气，沉浸其间，不胜惬意。

倏忽间翻到子恺先生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该画作是收录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子恺漫画》中的一幅，毛笔墨线，黑白相间，木格窗扇半开半闭，肥硕的芭蕉叶临窗醒着，桌上瓷盘间樱桃数颗，圆润如新，燃着的香烟半睡半醒，一只蜻蜓闻香而来，立于窗外半空。这画境，正是应了宋人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句意，也正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题字与出了线的芭蕉叶交相辉映，使得画境更为动人心旌。

其实，子恺先生后期还有一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设色纸本，彩色渲染，先生思乡心切，作画寄君甸，画作以故乡石门湾绿缘堂书房为主画

庭院深深。

锦里侃山

在文学的宝库中，以散文诗的形式描绘地域文化的作品并不多见。四川诗人黎冠辰自1991年起便致力于探索这一独特的创作路径。他的《巴蜀风散板》，不仅是他多年来创作的结晶，更是对巴蜀故土深情的回馈。

三十年来，黎冠辰带着对民俗文化的深厚情感，踏遍了巴蜀山水的每一处角落。他在诗词上的才华将巴蜀的山川、历史、贤哲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经过层层筛选与打磨，最终成就了这部集文史、诗学、审美价值于一体的作品。

《巴蜀风散板》中的人文历史对于读者而言并不陌生，诸如司马相如、诸葛亮、杜甫、苏轼等历史人物，以及大禹治水、都江堰、金沙遗址、三星堆文明等故事，都在我们童年的课本中留下了深刻

个地方的野菜最多，潮湿的地方和麦田里荠菜、蕪蒿(也叫撵脚)比较多，田埂边长得最多的是折耳根、鱼腥草，地堰上则以苦苦菜和浆浆菜居多。荠菜是最熟知、最常见，也是吃得最多的一种野菜，喜温暖耐寒力强，只要有阳光，土地不干燥，都可以生长且长势较好，食用方法多样，我们经常去挖这种野菜，每次都能挖到满满一篮子。

在田野挖野菜时一般不单独分开，碰见啥就挖啥，掺在一起，回到家里再一种种分开。母亲总是根据不同的野菜做出不同的食物，例如荠菜的做法很多，一般是焯水后炒食、凉拌、做菜馅、菜羹，有时候也用来煎荠菜子，食用方法多样，风味特殊；蕪蒿则用盐和葱花等调料拌匀，和在面粉里用来蒸粩粩或摊烙饼子；折耳根洗净后用凉凉拌或者煮汤，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羊蹄尖有的叫耙耙菜，叶子细长还有点毛茸茸的，麦地里很多，挖得多了就炒着吃，味道和荠菜差不多，少了就打鸡蛋做成汤；只有苦苦菜不太好吃，难以下咽，但母亲用来做成豆腐的拌料，吃起来就不那么苦了。

进入夏天后，随着天气的逐渐炎热，野菜也发生了变化。有的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任随平(甘肃)

面，格子窗，窗外的芭蕉，桌上的樱桃，以及翻飞临窗的红蜻蜓，无不洋溢着先生深深的念乡情。

掩卷良久。白瓷盏杯底已养出一圈茶渍，仿若画页上绛紫色的蜻蜓翅羽。

亦有红樱桃的色调。融融的暖。

起身，望向窗外。雨还在落着，对屋的檐瓦上溅起的雨雾茫茫一片，像梦，未醒的梦，在瓦楞间起伏。杨柳浓密的枝叶婆婆娑娑地笼在屋脊上，午间的炊烟升起，哦，不是升起，是从烟囱口刚溢出来，就顺着瓦楞匍匐着，间或升腾起来，又被这雨雾笼了回来。风安静睡去。有人在瓦屋纸窗之下，生了红泥小火炉，烧水沏茶。这样的天气，适合沏一壶祁门红茶，祁门红茶能调出人心内的暖意。

庭院深深。

野菜已经变老，有的野菜才开始生长，挖野菜的品种也开始更新，灰灰菜、马齿苋、蓬蓬菜等又成了我们开挖的对象，茎叶虽然有点老，但阴凉地方长得还是很嫩。有的野菜如马齿苋，在锅里用水焯一下再凉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每次我们都争着吃。还有一种野菜叫野蒜，混在苞谷面里蒸着吃，十分香甜，很有特色。

夏天还有一种蕪蒿菜，也叫地米，得等到打雷下雨之后才能吃，什么原因不知道，只是听大人们说的。地米的野性十足，生长特别快，一场霹雷雨过后，林地里、山坡上遍地都是，生长迅速，长势旺盛，但生命周期很短，太阳出来一照射，天气变暖就没了。只要雨一停，我们就立马去采集回来，淘干洗净后，用来炒着吃或者打个鸡蛋包包子，那个味儿简直不摆了。

秋天和冬天的野菜要少一些，有的像人苕菜、马齿苋等秋天也可以吃，但由于秋天庄稼都收割了，对野菜的需求也不是那么迫切，我们挖野菜的时间也就相对少了。

散落在乡下的野菜，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我对野菜的特殊感情混忘不了，飘香的野菜，那是对故乡亲切的怀念。

庭院一角，确有一树樱桃，在雨里兀自殷红。
樱桃红，透亮，晶莹，掩在绿叶片下，有几分躲躲闪闪的迷离。雨雾中的樱桃叶却是那翠绿，绿得似乎从叶片上垂落的不是水滴，而是从檐前落下的一滴梦，摔碎在叶片上。淘气的孩童从檐下猛然跑入雨中，一溜烟便躲在了樱桃树下，猫着身子，伸手摘樱桃吃。

这画境，亦是入得画的。
入画，最好是写意，最好是车前子笔法。车前子也是画樱桃的，寥寥数笔，已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车前子的樱桃画作该是收入《懒糊窗》的，懒糊窗好，懒糊窗的窗棂半开半闭，有子恺先生画境。

此刻，人在纸窗下，半窗烟雨半窗红，一庭旖旎一庭梦。红了樱桃，少了芭蕉。

此刻，人在纸窗下，半窗烟雨半窗红，一庭旖旎一庭梦。红了樱桃，少了芭蕉。

巴蜀风华：黎冠辰笔下的历史文化荣光

吴荣强(广东)

节，如同八个乐章在巴蜀大地上回荡，余音袅袅。开篇即描绘了巴蜀饮食文化的特点：麻、辣、烫，这更符合读者的期待，也展现了作者对章节编排的巧妙构思。这些风味不仅代表了饮食文化，也是这里生活的人们性格的象征。

书中最令人赞叹的章节，是第四章《透山明水》，其中写到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年-前251年)的都江堰，为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其鱼嘴分水，划出内外二江，

两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巴蜀地区发挥着防洪灌溉的巨大作用。据《战国策·秦策一》：“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此外，黎冠辰除了以睿智的目光、敏锐的洞察力，亲切地讲述都江堰旧址、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等历史古迹，还对巴蜀地区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川江号子、摆手舞、竹枝词等，作出了细致入微而富有思辨的深度解读。我们知道，每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与其历史轨迹、生活习俗等有着重大关联。在当下诗坛，以民俗文化为

依据且钟情于散文诗创作的诗人，仍日不多，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黎冠辰在书中发出呼吁：用现代诗歌语言来写民俗民风，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望，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粘帖，而是一种发掘，一种传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其《巴蜀风散板》关注现实范围广泛，切入点独到新颖，点面结合，深浅均有反映。而且他的文字真诚、质朴、唯美，作品也凸显出巴蜀文明的“朴实而美丽”之美感。

读罢此书，我认为，诗人黎冠辰真切地做到了这么一点，那就是：让好书以体面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